

灯下漫笔

# 此身为驴驮书山

范玲玲

半生已过，书已成山。有的立于书架，威风赫赫，有如将军；有的深藏书柜，整日不语，宛如隐士；也有的露头露脑，准备重出江湖；还有的被我丢来摊去，等待有一天被重新阅读。书在，身处浮华也能安然自定。

老百姓特价书店是我书海生涯的第一个里程碑。20多年前，开书店还能赚到买房钱，鲁迅路书店林立。绍兴的主干道是解放路和中兴路，垂直于主干道的著名街道就是鲁迅路。鲁迅路的东半段是鲁迅故居，埋藏着鲁迅的整个童年宝藏，每年都有四面八方的人来挖掘；鲁迅路的西半段则是一条朴素而充实的街道，菜市、食铺、书店一溜儿摆开来。鲁迅路上最早的书店就是老百姓特价书店，老板王若飞进的书多是早年出版的正版特价，多年深藏闺房，出来仍是洁身，引得古城雅士竞相探访，少则几本，多至几套，有时早抢购，有时还要预订。小小一个书店，引得八方震动。

书店和老板也是绝配。从开张到关门，书店始终保持蓬户柴门的模样。一个大方向连着一个大暗间，大方间的四周全是书架直通屋顶，中间是各色桌凳拼凑而成的大书桌，抬头是书，低头是书，身边是书，脚边是书，连摔个跤也跌在书里，翻一本书能把陈年的灰尘飘浮起来，多少年的书都齐聚一堂。王老板辟出一个角落作为自己的活动场所，会计间、茶水间、吃饭间，里面的小暗间起锅烧饭，有时全家都在这个小间吃饭歇息。人可以挤一挤，书却不能亏待。面对日益扩张的“书海”，王老板开辟了店前空间。远远地看过去，半条街的店铺或彩光闪烁或甜歌酣畅，只有王老板的店前安安静静，满满当当。王老板从不吆喝，也不强卖，就像他的人一样，皮肤粗粝，胡子拉碴，在拥挤的书堆里钻进钻出，在最早的夜里静坐一隅。

自从踏进书店以后，我就把自己变成了驴，温顺、忍耐、执拗。挑书挑得眼花缭乱，几乎所有的书我都喜欢，从白天挑到黑夜，那些年的工资奖金都扔到书堆里了。运书忍辱负重，从自行车到电瓶车，从一趟到无数趟，回来算账揪肉痛，摸摸书宽心，就是个守书奴。甚或，驮到半路，书全散了，一本一本捡起来，吹掉灰尘，一圈一圈地绕绳子，手上全起了红印，在书又快散架的最后一秒里，惊魂不定地逃进了家。那些年，我把家里所有的空柜空架都填满了书，老妈找一个东西，为我整理了无数次书，直到我再也找不到我想找的那本书。

老百姓特价书店是媒婆，把我嫁给了文字。我从小就爱文字，在老家的八仙桌上，在昏黄的灯罩下，我把文字一颗一颗地串起来，拼成文章以自慰，那些偷偷地从金庸武侠小说里看来的清丽诗词都被织入其中，“风雪中州我独行”的意境也被带入其间，甚至以我在烟囱上唱歌为核心意象写了一篇魔幻小说，并用一封封书信宣泄我对父亲严管的愤怒。有一天在书店遇上了一位书友，60岁上下的摄影师，介绍我认识了本地作协主席、《野草》主编朱老师。朱老师对我的每篇小说

悦读互动

## 读是基础，写是升华

陈冬平

《中国教育报》“读书周刊”开展的“阅读与写作的关系”的讨论很有意义，也很有现实针对性，这个话题涉及阅读、写作的质效以及如何正确看待阅读和写作之间的关系等问题。

人们常说，阅读是输入，写作是输出。我觉得，阅读是对文本的解析，是理解他人；写作是对文本的建构，是表达自己。写作能力（表达）是比阅读能力（理解）更难培养的一种能力。

我在语文教育、写作教学、阅读推广、文学创作实践中，也经常遇见一些教师、学生、家长和文学爱好者问到这个问题，尤其是不少中小学生对到自己“书是读了不少，但还是写不好”。



视觉中国 供图

都仔细阅读、认真建议，给我发了人生初次的小说头条。在他的引荐下我认识了《绍兴教育》杂志主编章老师，一位从《诗经》里走出来的彬彬君子。他接纳了我散文式的论文，并给我印了邵元宝教授的一篇关于什么是好文字的剪报。我还因此认识了谢老师，他把我带进了绍兴电视台“茴香豆”创作剧组，虽然没有成功写出一个剧本，却从他慧黠的眼睛和风趣的谈吐里学到了为人文的风骨。通过他还认识了马老师、斯老师，后来又认识了徐老师、娜老师，并有了东山、东阳、开封等笔名。天大地大，有文字的地方，就是我的去处。

王老板当年也是一条街的先锋人物。他进什么书，别的书店也进什么书；他定什么价，别的书店也依照这个价。他们抄袭他的一切，直到他最终关门，他们还靠着他的余荫强撑了一阵子。王老板不看书，但懂读书人，渐渐地我也和他聊了开去，我问他进书卖书之事，他向我揭秘读书人的癖好，我向他吐槽家中烦心事，他向我倾诉追老婆的憋屈事。在白亮的午后，在寂静的夜晚，我们的聊天倒可编成一本书外闲话集，随着纸质书店的没落，或可成为岁月厚重帷幕背后的传奇。

幸好还有上海，上海的楼太高，戴个帽子都会掉下来，但我怀念上海的一处书店。那时考上华东师大教育硕士，我和飞儿都是绍兴的，望望来自江苏无锡，三人偶尔跷课，不是去

南京路淘低折扣衣服，就是去复旦新校区旁边弄堂特价书店淘书。书店不大，老板隐身书中，不声不响。我们每次都挑到夜灯满天，光挑最好的书，就已经胆战心惊了，想想看，先要拎回上海的宿舍，后要拎回家乡的小城，这路上，书在颠簸，人更在颠簸。好不容易结束这漫长而甜蜜的挑书，各人提着一大包方方正正的书，向公交挺进，向地铁冲刺，总算挨到了宿舍，把自己扔在床上，人是软的，书是硬的。那三年，我们奔波在复旦和华东师大之间，像三头专职驮书的驴，黑黢黢，汗涔涔，气喘喘。绍兴日新异，高架地铁畅通无阻，只是旧书店从此消失，新华书店日益尴尬却不肯降格，荒原书店是文化人的留守地，承办文艺沙龙，听说还办婚礼。

最后的眼光只好给了图书馆。虽然在绍兴图书馆办了六张卡，但是我恨不得把整个图书馆搬回家。虽然学校图书馆的老师给我放到了30本书的借限，但我站在新书架前还是苦闷万分。突然讶异且钦佩钱锺书的豪言：打倒清华图书馆！他竟然做到了，还在清华的书里作了英文笔记，这些笔记还成了清华的骄傲。我在图书馆里翻到不少好书，那些特别好的就网购，文学、历史、政治、心理、生物，如今眼疾屡发，连眼科古书都人手一堆。书可以救急，可以治愈，可以抚平生与死的沧桑。

我的眼前经常浮起这幅画面：袁

枵渺小的我扛着一座书山，向历史深处走去，走着走着，就变成了一头驴，驮着诗人走四方。在民间，驴是属于女子和老人、神仙和隐士的，女子和老人都是体弱之人，难为一头笨驴慢慢悠悠地驮他们回家，道家陈抟处士喜欢骑驴，像个半仙，驴也托庇升天。驴有一个奇特的名字叫“卫”，世云卫灵公好乘驴车，晋美男卫玠好乘跛驴，故驴有“蹇卫”之称。

古人对马极为喜爱，马代表速度、驰骋、天远地阔、诗情画意，一匹毛色匀称、四蹄生风的好马是古人斑驳陆离的想象力和接壤苍穹的驿站。对马的称赞不吝词汇，偏爱驴的诗人就不多。有人问郑紫最近有无诗作，他答：“诗思在灞桥风中驴子上。”驴一下子有了诗意。杜甫自陈“骑驴十三载，旅食京华春”，旅食的驴染了几多失意的风尘。李贺每天很早出门骑驴转悠山野，东瞧瞧西望望，有了灵感写下来投入背上的破旧锦囊，这里的驴和李贺一样，踏上了穷酸潦倒的不归路。

“此身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。”写这首诗的时候，陆游49岁。陆游一生多梦，梦想骑着“的卢”战马，想做卫青、霍去病那样的人物，然而不幸成了骑驴的诗人。他不是将军，不算战士，85年的人生里，真正的军旅生活只有一年多，而且是文职，不过是巡游边境、入山打猎。陆游的一生是天生的驴筋，一根悬在眼前的胡萝卜，转个一生一世。襁褓中的他被母亲抱着随乱军和流民逃到江南，家里日夜有人纵谈高论、切齿痛哭，他的血液里有故国三千里，有流亡的耻辱，像火一样灼裂，像刀锋一样尖锐。早慧的孩子被长辈的哭泣与追利催成了热血沸腾的青年，习文、学剑、钻研兵法、直指北伐。后来，陆游接到朝廷任命他为夔州通判的通知，南郑成了他一生的情结。王炎主战，驻守南郑，集合俊彦，捋起袖子干起来。8个月后诏书抵达，王炎被免职，幕府成员四散如星，陆游被调到成都，骑驴入剑门。余生岁月，陆游不断被起用不断被免职，直到淳熙十三年，又被起用知严州知州上京面圣。这年，宋孝宗63岁，陆游61岁，离第一次君臣相对已经30年了，皇帝只对陆游诗文大加称赞，叮嘱他任上多多写诗。就在陆游觉得此生北伐无望时，传来韩侂胄要北伐的消息，然而不久，北伐失败，南宋割地赔款。陆游留下绝笔诗《示儿》，写出了如西天的一缕残阳，而陆游的一丝魂魄仍是游走不息。诗人与毛驴真是天作之合，驴行悠悠，吐诗缓缓，驴背上吟诗的最佳处，也是诗人失意而归的好去处。

诗人骑驴驮江山，凡人骑驴驮书山。书店虽少，书海无边，余生好书，真空虚，余生文字可凑合。百年之后，珍藏书籍可散四方，如同温特笔下的“驴子图书馆”，在哥伦比亚的北部，一个被贫穷、犯罪和武装暴力折磨的小山村，乡村教师路易斯赶着两头驴子为偏远山区的孩子们送书，长达十多年，一本书翻山越岭而来，一束光从天空照耀而下。

（作者系浙江省绍兴一中教师）

互动话题：讲讲您与书的故事。来稿请发至邮箱 dushuzhoukan@163.com，邮件主题请注明 悦读互动 截稿日期为2024年11月10日。

悦读互动

有所突破的，写出好文章也只是一种愿望而已。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阅读、思考、写作的同时，必须首先热爱生活，观察生活，体验生活，感悟生活，努力把生活所见、所得、所感，转化成练就写作本领的“真金白银”。

我曾把阅读和写作作为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“双翼”，深度的阅读和优质的写作，能够助推语文教师的成长、进步。对于大中小学生对来说，阅读是基础，写作是升华，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阅读与写作的关系，打好基础，掌握方法，勇于实践，努力实现阅读素养向写作能力的转化，不断提升写作能力。

（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桂园教育集团桂园中学副校长、中国教育报2022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）

冯魏

《珊瑚在歌唱》是作家王棵的第三部少儿小说，王棵继续在其怀有深情的、娴熟的海洋题材里深耕并形成了新的突破。该书为孩子们展现了旖旎迷人的海底风光、缤纷多彩的珊瑚世界，并以女孩每朵为主体视角，讲述了海洋生态志愿者、珊瑚研究专家等人清理海洋污染、救助海洋生物、培养珊瑚苗圃、种植珊瑚的感人故事。作为一名年少的参与者，她也从中收获了成长的力量。

在书中，作者将文学性、儿童性、自然性与人文性等方面相融汇，为少儿主题类作品创作由题材创新朝着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方向掘进了较好的示范。儿童文学中，关于海洋生态和珊瑚保护的作品并不多见，艺术上成熟的就尤其稀缺，因此该书兼具了题材、思想、艺术上的优势。

读《珊瑚在歌唱》最深的感受，是其开阔的境界和延展的时空所形成的艺术纵深效果。或许长年的军旅生涯，让王棵把军事上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策略迁移，运用到了小说创作上，形成了以人物心灵为突破口，按梯次层层推进的特色。如果说以时间为纵轴，写出了人物的内心变化和成长历程。以空间为横轴，让故事在山、海、城市、乡村等地域腾挪转场，在跨越陆地与海洋之中形成美学上的开阔气象，同时让山海形成精神与文化的“对话”。纵轴与横轴的交叉点，即原点，则是小说要探寻、塑造、呈现的人物内心，也就是说，该书在时空书写层面的交汇处、核心处是人的心灵——作品的终极标靶是聚焦人心建设与自然生态的关系，心灵美了，人与自我和谐了，那么人与自然也能和谐相处，并且能修补、保护好生态环境。《珊瑚在歌唱》从时间、物理空间、心灵空间三个维度，构建了艺术纵深感，也把作品推导进入人与自然的哲学思考之境。

第一，这部小说的艺术纵深感体现在叙事的时间纵轴线上。小说从女主人公每朵第一次接触珊瑚到立下保护珊瑚、保护海洋的志向，绵延十年时间，写出了她对珊瑚的认识从粗浅到深刻、从模糊到清晰、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；写出了她对珊瑚所怀有的情感波澜，初识珊瑚时内心的悸动、不小心碰断珊瑚后的歉疚、魂牵梦萦地渴望救赎、一往情深地热爱珊瑚并立志做海洋生态的保护者；也写出了每朵的成长心路，通过对珊瑚的探索，去认识海洋、了解生命，去探索世界、发现生命的真谛，并逐步找到心之所往的方向，让自己的成长变得独特又美好。除了每朵之外，其他家庭成员，也在与珊瑚、与海洋的接触中，完成对生命、对自我的探寻——朗乐哥哥长大后投身军营成了守礁军人，妈妈走出了深海恐惧症的阴影，重新拥有了生活的热情，每朵的爸爸则如愿实现了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夙愿……

第二，这部小说的艺术纵深感体现在空间横轴线上。小说的情节分别在每朵他们度假的小海岛、潜水的海底、生活的滨海城市、珊瑚实验室等地域展开，每个场域都承载了每朵等人与珊瑚发生交集的故事。空间既是一个故事的开始、发生、结束的场域，又是一个表现人物处境的所在，《珊瑚在歌唱》中展现了小说空间的宽度，也凸显了深度。

书中有两处空间安排得尤其巧妙，一处是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外婆家，一处是南沙海域的珊瑚礁。海拔的差距与距离的跨度，构成了这两个空间相互对比所凸显出的艺术张力。它们在时间中对话，海底隆起了世界上最高的山脉，海中有珊瑚，山上有珊瑚化石，沧海变成桑田，有朝一日或许山脉会化入大海，体现了山海一体的辩证关系。山与海借助珊瑚来对话，使文学中的空间性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，超越其作为故事环境的作用，产生了哲思的意味。

第三，这部小说的艺术纵深感体现在心灵的塑造上。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，《珊瑚在歌唱》在人物的心灵塑造上鲜明地写下了一个大大的“爱”字。爱在小说中犹如绚烂美丽的珊瑚，既摇曳多姿、神奇梦幻，又面临危机、需应对挑战，呈现了不同的面向。在每朵那里，爱与歉疚相关，因为喜爱珊瑚，她为自己不小心碰断了珊瑚而深感惭愧与不安；爱与拯救相关，她通过做珊瑚实验室的志愿者、通过亲手种

2024年10月16日 星期三  
主编：王珺 编辑：却咏梅 王珺 设计：丁京红 校对：赵阳  
电话：010-82296505 邮箱：dushuzhoukan@163.com

09

书海观潮

## 一树红花照碧海

《珊瑚在歌唱》的艺术纵深与心灵塑造

植珊瑚，来表达对海洋生态的关心与热爱；爱与志向相关，不管以后从事何种职业，她都是一名海洋环境的倡导者和践行者。在朗乐哥哥那里，爱是一种使命，参军守护岛礁报效祖国；在每朵妈妈那里，爱是自我疗愈，走出深海恐惧症，继续热情地拥抱生活；在麦叔叔、曾阿姨、宋姐姐、邱伯伯等人那里，爱是一种担当，他们致力于守护和恢复珊瑚种群的生机，彰显了爱是修复世界的能量源。

爱具有情感价值，也具有伦理价值，爱的彼岸是善。爱不是狭隘地面向个人或者人类，而是基于对人与自然的伦理法则的尊重，要面向万物，面向山海自然乃至宇宙。外婆讲述的关于山与海的古老传说，质朴而真理地阐明了构建心灵世界的道理——唯善是尚。正如书中写道：“还有一种眼睛看不到的世界，在现实世界的深处，悄悄地隐藏。正因为有太多未知的世界，隐藏在人们的眼睛之外，人们才必须学会对地球、对大自然足够敬畏。”人类的认知尚存局限，却对自然有十足的傲慢之心，唯怀有善意，才能心生敬畏、守护生命家园、与万物和谐共存。小说从人与自我、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完成对心灵的塑造——爱是世界上最大的海，可以包容一切、化解一切，而做好人、做好事、做善事就是对爱的践行。

歌曲《珊瑚颂》里有一句歌词“珊瑚树红春常在，风波浪里把花开”，中国文化中有“比德”之说，例如君子如玉，那么在《珊瑚在歌唱》中，“一树红花照碧海”，绚丽多彩、生机勃勃的珊瑚，何尝不是善良有爱的心灵的象征呢？

作品写海、写人、写心灵，女孩每朵和哥哥立下的高尚志向，每朵妈妈的心理疗愈，科研工作者的严谨执着，以及保护珊瑚的志愿者们生命色彩，都在与珊瑚的接触过程中，闪耀出了人性美好的光泽。同时，我们在作品中听到了大海的呼吸、珊瑚的歌唱、心灵的搏动和梦想展翅的声响……这些声音汇聚成的音符，唱响了新时代的海洋生态之歌，加入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优美和谐的主旋律中，在美丽中国的广袤国土上传唱。

（作者系《儿童文学》杂志主编）



《珊瑚在歌唱》

王棵 著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